

者雖寒熱飢渴猶不謾此一往之至也精散

八虛魂遊萬塗或因風以投閒或扶腮以結
病將一切撥之而勿耳矣昔之道非今道也
靈覺苟殊百牒其如予何章聞之不足以檢
撲矣

右九條並楊書

夫真者都無情慾之感男女之想也若丹白
存於胸中則真感不應靈火上尊不降矣縱
有得者不過在於主者可陰氣之接永不可
以修至道也吾昔常恨此頗改之速耳所以
真道不可對求要言不可偶聽也有匹則不
具外併則真假真假之迹斷可見也

此一條應是裴君言某書
哭者亦趣死之音哀者力朽骨之大患恐吾
子未悟之相爲憂开極哀者則淫氣相及來
予雖善於耳爾曹當柰張者何

定錄君所戒

右一條楊書後被割不盡
穆惶恐言逢遇玄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
悟肯心仁齋經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

天然定理樂生惡亡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

臨之制內以敘情外以順禮賢庶所守莫之
虧也移內肆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拔褐山相
攀索獨往不得不敘願情種允帖內外一旦
違之既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

夫人之言究而附情弘道長教可謂遠矣無
當奉遵告教使哀不至傷天不過傷相道任
道不敢有違謹白此是答右美言本今聞所
用相請也

卷六

此一字後標高運末玄吐真呼引景曜

○右一條據爲書

真言卷之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

道教學術資訊

真言卷之七

金華屋集卷之四真言卷之七

既命換第三

體○此一字後標高運末玄吐真呼引景曜

凝靜六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皮養

液和魂假使衝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
也絕颶動蕩焉能迴已之清淳耶爾乃空仲
自今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枯澄至真嘗使憂
累塵干於玄宅哀念真擾於絳津也淡泊眇
觀頤景共歡於是至樂自鑑零聞於兩耳雲
璈虛彈乎空軒也口挹杳風眼接三雲俯仰
四遷日得成真視轉所涯皆已合神矣夫真
人之得真每從是而獲耳不真而強真亦於
此而顛麌也復使愁病堪籍憂衰憊抱經營
常累恩惜外道和適羣聽求心俗老忽發哀

音之○此作真胡音指今小兒

長悼死沒

以悲遊公精滅神離三魂墮炁邪運空間魄
告鬼魅乘我虛陣造達百祟何可握手道以
奔於死房陶靈風而踐於尸室擲已吉象投
之凶穢乎已聞高勝而故由豫屢覩明料而

釋疑遂羅浮上章使臭染隱書四極擊鼓三

官尋舒誓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遊神虎奮爪毒龍効牙入方誠曠過易字謂鹿作處而逃身謝之後方悟清儂之可羨言者之不虛矣且哀聲亂真干忤正烈明君胡不常處福鄉

於此振衣而歸室乎正月十一日夜安她告

此一係是寅年正月九華古易君相識謂之事故南美後復有所論也楊書

真人歸心於一正道無探任於永信心歸則

正神和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

假於兩際也夫惑生是非嫌謙疑似潛滯於

中抱間心裏外握察觀之悉內有縕結之啞

遺初覺於建始乖玄梯而密猜者有如此徒

我見其敗未見其立矣蓋有懷而懼者豈獨

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

可以示同然而隱惑者此是按長史公記論楊君力挺九學之事事

也楊故望洪濤之聲天則知其不起乎冷池

之中矣覩玄輪之汪濺則知其不出乎章句

之徒也此是按張良而龍章成鳳聲會而雲

詔諦辛酸倫則嘉末和耳解乃出於人言此二

篇傳喻中後復有此例當是宋真體取以彼

營而用之猶如所解用易毛詩申語耳

彼愈北而聽明

愈闊右美聽者貴於理道音於千載之外而

得興亡之迹矣逸驛逍遙於太荒之衣故無

羈絡之憂靈羽振翅於玄圃之峯以遺羅網

之患何其誠吉凶哉保命仙人奉此復是博

機穿作羈落鷺鷗作羣組耳尋飛絕影之足而不能

騎逸於呂梁凌波沫淵之屬而不得陟峻攀

危彼子誠可才異也安能內攝哉輔機者欲

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窮奢則羽族雲萃玄

淵浩汗則獮羣競赴若其宅心者衆將何事

於近言素微

右八條楊書又有錄寫

人何如梁伯鸞乎中無言故人當梁氏德狹也此子蕭條氣遠甚矣夫垂蔭萬畝者必出凌極之橫泊天振本者必發孤桐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郤人也崇微答解即無因以此月大王也自舊以下至孤桐之源亦是博彼愈北而聽明愈闊右美聽者貴於理道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矣逸驛逍遙於太荒之衣故無羈絡之憂靈羽振翅於玄圃之峯以遺羅網之患何其誠吉凶哉保命仙人奉此復是博機穿作羈落鷺鷗作羣組耳尋飛絕影之足而不能騎逸於呂梁凌波沫淵之屬而不得陟峻攀危彼子誠可才異也安能內攝哉輔機者欲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窮奢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獮羣競赴若其宅心者衆將何事於近言素微

右二條有錄書

夫金王山積猶非我也肢體之擔挂矣猶非已也榮冕之盛陳矣猶非貴也采艷之芬華矣猶非真也能消而蕩之則淫妄之心亡也鄙澤之門閑矣尚具之覺漸也十叶字謂應作陌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成長史也此三字本末書亦唐是右史其大人爲道者實有勤苦斯人也可謂必得之矣右二條長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真情無散念撥奢侈保沖白寂然如客有所覩然然如潛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戰戰如履於水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所謂爲難者學道也所謂爲易者學道也寂玄沉味保和天具注神栖靈就研六府惜精閑化無視無聽此道之易也即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爲難許侯研之哉斧干瑩之哉右右英所君物其事者有圓謂應作之者禍敗積矣范

昔因華氏累白書敬靈道高邈音饗冥絕仰

瞻九霄注心罔墜矜遠不遺待蒙酬告雲華

斐暢王音粲發謳導恂恂啓悟丹至披覽欣

欣五情悅憐慕志好有年未獲

公公

缺失二

退作

毛

字別本作毛

恭黨幽晦始覩天日靈真

公

此缺失一

微字非詎訓

請訓誨交塗剋已補過思釋鄙滯夙興

勤惕悟寐自屬庶幾積誠卒獲微感玄運既

會奉覩有期

毛長此一宇

良為

公公

取本作毛

生染迷俗沉溺塵寐不達上真謂道盡此

欲習性以靜之損

公缺失一字

以實之非

爲色欲

公缺失一字

多而患在難

公缺失一字

至於水

火之戒水炭之喻朗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

之又損之

公缺失一字

謂應是

至於死灰也歎覺悟之

不早恨知機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頗微思

之觸類良追愧悚

書長史答先因通舉舊意似附言書而又有言用火之吉比投金鏡

昔憑賴華氏每輒獎勸願其有成得見陶冶而耽味華競蹈道不篤恒欲與共清閑使意盡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密言難遇然鳴喝之懷要欲獻其丹款矣不審故可復有冀不

此二字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云華僕漏泄天

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華僕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圓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僕於是得有死罪故名簡早則奪奪輪頭皮於水官也可審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並是胡問華大事不知是子年五年不

許朝者暴毅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然求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比告訴水官水官逼

○許斗使還其丘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塞對解逼示彼訟者可是斗亡月亡日其應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萬鬼羅制千神且

欲視君之用乎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日諦牛墓叱攝煥等刺教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

○清淨藻潔久齊濯魄心近於仙故假象以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故也玉

斧清淨藻潔久齊濯魄心近於仙故假象以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

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惧不可令人知外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楊之水篇云我聞有命不可示人乎

六

人當謂此也

右二條公書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云華僕漏泄天
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
華僕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
圓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僕
於是得有死罪故名簡早則奪奪輪頭皮於
水官也可審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並是胡問華大事不知是子年五年不

許朝者暴毅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然求
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比告訴水官水官逼

○許斗使還其丘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
塞對解逼示彼訟者可是斗亡月亡日其應
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萬鬼羅制千神且

欲視君之用乎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日諦
牛墓叱攝煥等刺教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

○清淨藻潔久齊濯魄心近於仙故假象以
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故也玉

斧清淨藻潔久齊濯魄心近於仙故假象以
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
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

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惧不可令人知外
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楊之水
篇云我聞有命不可示人乎

六

人當謂此也

右四條訖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
斧之形

銀火三枚附鬼附保衛近執事有功

以神王延近報錄書油三牛附鬼附者今勢威與
不相參奏青綃三十尺附鬼附沈經近執事有功

右四條訖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
斧之形

以夢告於虎牙使今夫婦明輪此四種訖以
酬四師之禽鬼者何以不復憶此可餘問
謂今與同力忘忿耳非復此四鬼時本亦道
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為鬼時本亦道

斧清淨藻潔久齊濯魄心近於仙故假象以
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
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

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惧不可令人知外
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楊之水
篇云我聞有命不可示人乎

六

人當謂此也

六月三十日夜小君授書密密示之
具司科云有用力於百鬼驕帥御於天威者
宜須此詭地下主者解下道之文官地下鬼
帥解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十年一進武

解二百八十年一進武解一解之下者也夫
心動於事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而畏
死以希仙者皆多作武解也此武解之因世
中諸人多有相
願宜服五飲丸安水注之氣可急食不但治
寒而已亦以住白而有氣色也

六月二十三日夜雨微夫人告是大素患
疾物故有此音三餐
九即是由中者耳

精合五飲丸當大得力且可自靜息乎先安
語許長史無所憂不煩此說可還之左保
信之並止還之

隨骸骨流漂亦訟在三官求對考今主人也
寧見殺時頭先患瘡瘍流面目檢詳不見載
是婦人名不顯

七月二日東小君授書
其夕長史亦得夢此多如此

死生之機得失之會益更切耳何不遠存玄
味耽虛操流平求之近應愈賒也此亦入

失之路耳想體尚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七月二十六日夜紫微夫人授作今與許

○長史右從小茅來
九十八字

今月六日是赤孫絕日先處事耳今雖停放
無所復畏然四時逆已間之於都禁至日爲
能違戶殺使者看望之雖弗復慮矣至日父
母將入靜中靜中夜發亦無苦也我其日亦
當視汝

○右三事小茅君說右三事
女七

八月六日父母將赤子入靜燒香北向陳乞
於二君爾時自當有所見所見萬無所苦也
其日中時當有前日碧衣介華持人來在靜
前立徘徊者小君也可就請乞也

○八月六日中當有一人著平上憤多鬚鬚長

長爾著紫皮袴褶將黃城來此人是鬼帥王

延也延自爲人作益爲將城見人耳城其日

或當被縛華書更其日當內井上助主人耳

日中當來須臾去也故宜力上風注家訟章

於却氣毒之來往也三過如此考者匪矣夫

散醫布考皆因人之不陳疾者懼焉則精胎

內戰是故疚病流發非唯一身而已今所以

令上章者亦以遇虎牙之盈縮耳

○范中候所道如此范中候名趣即
是接南具傳者

右右莫夫人語
小君曰我二人丈兵忍宜說謝獻以禮上之
客寶不爾小子後不肯復爲爾用力也許厚
之徒也許托子所賴在其弟許牙所賴在其
父往事不可忘也惡事不可忘也又爲寶客
關連機密銀亦爲次寶也其今多情彌精不
後勿復數爾勞損其神

右小茅君受所言

許賊者戴石子之女也爲僻家薛世等所殺
又世殺賊抱小兒阿寧賊今在水官與兄相

許厚當謝說南真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

右小君

以小代大復請何爲當啓太上停之何如

右小君

牙亦爾耶勿忿忿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
敢復相追爾安士娥與厚有水火之書吾近承南
真命推縛盡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
許長史用心之所剋也

右小君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
事往來之賓經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
此自家長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

耳范師頃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據事我不
聽之今無爲也說當一須疾愈送斗恒渴而
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

亦不可不知死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
爲勤爲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宇下受教
耶

八月二日夜小君授書此使示斧右十條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寵下

蒸煮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臭腥之氣
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真人之星

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禱土地鬼神云何令人
人盜自爾也審尋之爾在宇下而不覺恐方
有此此亦足以爲一病宜慎

八月六日夜茅小君授以與許長史

亦宜有辭諸南嶽夫人乞疾病得愈之意又
人疾者自當告乞於玄師不爾不差

易還昨來道此別省此二字題跋背

右四條榜書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尸燭肉人受聖慈濟
拔每賜敕誠實恩隆子孫常仰樹靈澤永賴

天廢玉斧以駕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夙夜自
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尋思此意皆玉斧罪
責慙懼屏營無地自厝靈道高虛肉人未達
真法唯執心守敬脩行實祕而已或恐靈旨

高遠誠喻幾微玉斧顧間不能該悟如此之

罪日月臻積違法犯誠亦當千萬神毋仁宥
輒復原赦故今日憂惶深重肝膽破碎唯謂應作骨思愆無補往過連悞啓煩多希請

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誓以今日更始

當沈濯心誠盟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

乞原父穆兄虎牙小大罪考玉斧不修乞身

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還見哀愍許玉斧

恩愆補過舉家端等受恩是永覩三光受命

更生謹辭此與是虎牙病時報與虎牙慎不

可復履淹及見人之新淹者三元驚喪多喜

○殺人

八月二十四日南真告

學道者常不能慎事尚自致百病歸咎於神
靈當風卧濕反責他於失覆皆癡人也安可
以告玄妙哉

保命告牙右二條

須臾自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前此
珪璋庶不識萬流椿解落儻欵頃賓客何必

人誠則能改

右英晚而言曰見形之子守分業於儒墨柄

沈之客步玄解而詠虛彼人自可晚曉耳
許伯兄弟復有心乎恐皮牙試復一悟忌其

微路耳

九月二十八日茅保命告

可成與不極此舉

定錄君說此

達內負心三魂失真真既錯散魄乘其間夫爲道者當使內外鏡徹官商相應靈感於中神降於外信不虛也映昔亦如此諸人陶其心今已消也夫須人陶而改者故下通耳所以慙懃期不令在此近亦粗具右小君言世事非所期時運何足聞有道自當見中路莫不煩吾欲因楊問便自知乃作此右清靈有間於邪而邪亦爲之踊也非病也右安九華語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右紫微語治自當差無苦保命君言

何以至喪家保命君言

欲服符飲水使即愈不欲者當與

定錄君語

尋自差保命君語

多有所道甚云云觀當乙二第七無慮也

史行

楊君與

長戲

言

猶耳

許長史勿笑此落廓

不東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單用

此慎示人慎示人

一句保命告長史

修山書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顧養晏此無事上味玄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內觀

屏彼萬累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愛

繆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憩靈空洞存心淡泊

纏綿亦弗能達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馳車

輪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以此喻老嗜好行來屑屑與年少爲黨耳若

今能誓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瘳

興年階可與心共議耶田豫人有幹略識渤海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避位與司馬宣王嘗曰不休是罪人也年八十二卒

藥四丸日服一

行來宜詳前後已累言之矣

右三條楊書

夢惡者明日當啓太上一以正魂魄二以所

除不祥

奉道之家當精治靜舍

右二條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及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軀於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始可

隱逸耶還親華陽之館修手養老之業北河

之命方旌遷擢之華亦顯豈不快哉今此疾

方愈也不足憂也雖爾慎接於紛紛之務經

緯人事之寒熱矣於今乃未可動脚動脚人

當言爾畏鬼北河之命即易遷所聞實此年氏之言似有所疑者也

六月憂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

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爲申陳

之右師晨許聲亦深以爲意無所憂也去留

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秘禁不宜外示今所以

也

道此者蓋以謂應作人已聞至道於宵心

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

可以禳厭唯應分解冢墓注爲急不能解

釋禍方未已

右保命答許長史

真詰卷之七

真詰卷之八

六

金華縣志卷之八

存拜靜心存行道也

身既無疾不能持斧有起故今心存不能持斧

霍亂疾勿使冷食此兒常不大宜住此今自

無他耳

右易遷一夕再來四更中

獨來道此先初來又與保命俱

此似在縣下

入易遷宮因呼爲易遷即報母七後得

山後黃氏歸家也易遷即報母七後得

斧學道如穿井井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自

當披其心正其行乃得見泉源耳有人說中

候言如此可令知之

李中扶名遷即報母七後得

譬如萬里行比達所在寒暑春夏草木水土

○無不經見也亦試在其中也項數聞人道此

始乃悟之耳彼君念想殊多渠字謂應作能成

遠志不平昔時常多所恨始悟人難作而善

不可失云學道者除惡責此審爾當懲

右易遷夫人所道

山嶽氣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

惟於渾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微覺將類獸告

其駛浪玄數鐵兆而號咷微乎治亂矣斯蓋

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吉凶若墳附丘山誠

與沂岫等波苟趣舍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

遊精因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
所以損神喪真擾境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
也故令許君之徒舍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
注靈則仙可冀

定錄告

除治爾床席左右令潔靜理護衣被者使有
常人常燒香使冷然不雜也南嶽上真當數
看出內便料理起居可使草及木瓜耳手自
先有風患是以今風氣之本至耳多云針灸
佳益使人無憂

此易遷令書長文也草及木瓜是理夫下人名也

迎黃民來出民奴既欲來又云其月末左右
當小小疾患迎來在此則疾患除也當部分

護靜屋以爲急并欲得一室可栖息處今年
欲取草當爲民奴留之草今年自有本命厄
非欲取也令其乞符自保而帶之

影謂應作序字

臥床後孤有懸風可安北面下一影

序字

亦可以床著近北壁下勿使虛懸是夕當心